

读者

读者丛书编辑组/编

DUZHE CONGSHU 丛书



• 隽永小品 •

子夜昙花

十年
典藏

浸润在美丽、精致、温暖的文字里，
便有了脱离凡尘的清高和无畏，
生命的歌哭、情感的起落，化为品评人生的幸福与激动，
有如看花开花落的超然与从容……



读者出版集团
DUZHE CHUBAN JITUAN

甘肃人民出版社



·隽永小品·

读者丛书编辑组/编



读者出版集团
DUZHE CHUBAN JITUAN
甘肃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隽永小品 / 读者丛书编辑组编. —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9.9（2011.3重印）

ISBN 978-7-226-03880-2

I. 隽… II. 读… III. 小品文—作品集—世界 IV. I1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170223号

责任编辑：宋学娟

封面装帧：弘文馆·柴华

隽永小品

读者丛书编辑组 编

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730030 兰州市南滨河东路520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市兆成印刷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开本700毫米×1000毫米 1/16 印张15 插页2 字数231千

2009年12月第1版 2011年3月第2次印刷

印数：6 501~23 500

ISBN 978-7-226-03880-2 定价：24.00元

目 录

CONTENTS

- 001 冬景
- 005 儿子窗前的风景
- 008 二十四番花信
- 010 父亲、树林和鸟
- 012 花床
- 014 来世我愿做托斯卡纳的一棵树
- 016 三棵树
- 020 秋天·秋天
- 022 安宁
- 024 安静的力量
- 027 白蝴蝶之恋
- 029 奔
- 031 蝙蝠
- 033 不要灰色地带
- 035 窗外
- 037 春天，复活的季节
- 039 大地的耳朵
- 041 窗外的风
- 043 春天的承诺
- 046 大树和我们的生活
- 048 灯
- 050 独坐夕阳里
- 053 风

055	感动是一种养分
058	风雨
060	购买时光
062	孤独的舞者
064	含羞草与野百合
066	航船
068	红房子
070	怀念
073	家
075	简单生活
077	怀念一棵树
079	静水流深
081	家园如梦
083	开在哪儿都是玫瑰
085	枯叶蝶与荆棘鸟
087	快乐藏在自己的内心
090	老屋
092	两棵树的守望
095	玫瑰树根
097	美生灵
100	蓦然看到
102	泥土的微笑
104	你是这样的夕阳
106	牛蒡花
108	牵牛花
110	你一定会听见的
113	秋海棠
115	泉
117	让幸福和大地相连
119	日晷之影

123	人坐秋天鸟鸣空
125	人生自然的节奏
127	三棵雪松
129	生活的碎片
131	生活原来可以这样过
134	时间
137	收藏幸福
139	生活在大自然的怀抱里
141	熟睡着的生命
143	四月，在古战场
146	生命如一泓清水
148	松鼠的妩媚
151	特殊的遗嘱
153	生命在于创造
156	天籁
159	听雨
161	握一把苍凉
164	梧桐树
166	下午茶
168	乡村
171	向远处看
173	写给秋天
175	心安草
177	心墙
179	雪夜
181	夜夜昙花流星雨
183	心田上的百合花开
185	一朵玫瑰花
187	心也能流出泉水
189	永远的岸

- 191 一竿冷
- 194 心愿
- 196 一棵核桃树
- 198 有家真好
- 200 雨前
- 202 在安静中盛享人生的清凉
- 204 煮雪
- 206 子夜昙花
- 208 走进春天
- 210 昨天
- 213 爱晚亭
- 216 不忘露珠的寂静之味
- 218 初夏的河流
- 221 窗前的树
- 224 给春天让条道
- 226 湖·树·山
- 228 花开的声音
- 231 致 谢

早晨起来，匆匆到河边去。一个人也没有，那些供人歇身的石凳儿空着，连烫烟锅磕烟灰留下的残热也不曾存。手一摸，冷得像被烙铁烫了一样地生疼。

有人从河堤上走来，手一直捂着耳朵，四周的白光刺着眼睛，眯缝着睁不开。天把石头当真冻硬了，瞅着一个小石块踢一脚，石块没有远去，脚却被弹了回来，痛得“哎哟”一声，俯下身去。

堤下的渡口，小船儿依然系在柳树上，却不再悠悠晃动，横了身子，被冻固在河里。船夫没有出舱，弄他的箫管吹着，若续若断，似乎不时就被冻滞了；或者嘴唇不再软和，不能再吹下去。便在船下的冰上燃一堆柴火，烟长上来，细而端。什么时候，火堆不见了，冰面上出现一个黑色的窟窿，水咕嘟嘟冒上来。

一只狗，白绒绒的毛团儿，从冰层上跑过对岸，它在冰面上不再是白的，是灰黄的。后来就站在河边被砸开的一块冰前，冰里封冻了一条小鱼，一个生命的标本。狗

便惊奇得汪汪大叫。

田野的小路上，驶过来一辆驴拉车。套辕的是头毛驴，样子很调皮，公羊般大的身子，耳朵上、身肚上长长的一层毛。主人坐在车上，脖子深深地缩在衣领下，不动也不响，任毛驴跑着。落着厚霜的路上，驴蹄叩着，干而脆地响，鼻孔里喷出的热气向后飘去，立即化为水珠，亮晶晶地挂在长毛上。

有拾粪的人在路上踉踉地走，用铲子捡驴粪，驴粪却冻住了。他立在那里，无声地笑笑，继而长久地沉默着。有人在沙地里扫树叶，一个沙窝一堆叶，全都涂着霜，很容易抓起来。扫叶子的人手已经僵硬，偶尔被树碰了，就伸着手指在嘴边，笑不出来，哭不出来，一副不能言表的表情，原地吸溜打转儿。

最安静的，是天上的一朵云和云下的那棵老树。

吃过早饭，雪又下起来了。没有风，雪落得很轻、很匀、很自由，在地上也不消融，虚虚地积起来，什么都掩盖了本质，连现象都模糊了。天和地之间，已经没有了空间。

只有村口的井，没有被埋住，远远看见往上喷着蒸汽。小媳妇们都喜欢来井边洗萝卜，手泡在水里，不忍拿出来。

这家的老婆婆，穿得臃肿，手背上也戴了蹄形手套，在炕上摇纺车。猫儿蜷在身边，头尾相接，赶也赶不走。孩子们却醒得早，趴在玻璃窗上往外看。玻璃上一层水汽，擦开一块，看见院里的电线差不多指头粗了：“奶奶，电线肿了。”“那是落了雪。”奶奶说。“那你在纺雪吗？线穗子也肿了。”

他们就跑到屋外去，张着嘴，让雪花落进去，但那雪还未到嘴里就化了。他们不怕冷，尤其是那两只眼睛。他们互相抓着雪，丢在脖子里，大呼小叫。

一声枪响，四野惊悸，阴崖上的冰锥震掉了几个，哗啦啦地在沟底碎了，一只金黄色的狐狸倒在雪地里，殷红的血溅出一个扇形。冬天的狐狸毛质最好，正是村里年轻人捕猎的时候。

麦苗在厚厚的雪下，叶子没有长出来，也没有死了去，根须随着地气往下掘进。几个老态龙钟的农民站在地边，用手抓着雪，吱吱地捏个团子，说：“好雪，好雪。

冬不冷，夏不热，五谷就不接了。”他们笑着、叫嚷着回去煨烧酒喝了。

雪还在下着，好大的雪。

一个人在雪地里默默地走着，观赏着冬景。前脚踏出一个脚印，后脚抬起，脚印又被雪抹去。前无去者，后无来人，也觉得有些超尘，想起了一首诗，又道不出来。

“你在干什么？”一个声音问道。

他回过头来，一棵树下靠着一个雪桩。他吓了一跳，那雪桩动起来，雪从身上落下去，像脱落掉的锈斑，是一个人。

“我在作诗。”他说。

“你就是一首诗。”那个人说。

“你在干什么？”

“看绿。”

“绿在哪儿？”

“绿在树枝上。”树上早没有了叶子，一群小鸟栖在树枝上，一动不动，是一树会唱的绿叶。

“你还看到什么了？”

“太阳，太阳的红光。”

“下雪天没有太阳的。”

“太阳难道会封冻吗？瞧你的脸，多红；太阳的光看不见了，却晒红了你的脸。”

他叫起来：“你这么喜欢冬天？！”

“冬天是庄严的、静穆的，使每个人去沉思，而不再轻浮。”

“噢，冬天是四季中的一个句号。”

“不，是分号。”

“可惜冬天的白色多么单调……”

“哪里！白是一切色的最丰富的底色。”

“可是，冬天里，生命毕竟是强弩之末了。”

“正是起跑前的后退。”

“啊，冬天是个卫生日了啊！”

“是的，是在作分娩前准备的伟大的孕妇。”

“孕妇？！”

“不是孕育着春天吗？”说完，两个人默默地笑了。两个陌生人，在天地一色的雪地上观赏冬景，却也成了冬景里的奇景。

儿子窗前的风景

叶子 选译

朝窗外望去，儿子看见了一棵树，树枝来回起劲地晃动着。

“树是怎么摇动树枝的呢？”他问。

我没有从椅子上起身，目光也没有离开书本，就回答说：“不是树在摇动树枝，儿子，是风……”但是话还没出口，我就抑制住了自己。我站起来，走到窗前，和儿子一起看窗外。我看了看那棵树。在房间里，站在窗后，我感觉不到也听不到风，只看见一棵树，它的枝条在轻轻地摇动。我不禁想，在这个房间里，我怎么能断定树枝摇晃是因为风而不是因为它自己的意愿呢？

当我站在那里和儿子一起观察那棵树的时候，我开始被摇曳的树枝和闪烁的树叶迷住了。我的心渐渐平静下来，我开始不那么确定是什么在摇动树枝了。是风，还是有表达欲望的树自己在摇动呢？

“我明白了。”我对儿子说，“树摇动得很美啊。”

“你觉得树是在跳舞吗？”儿子问。

“它为什么要跳舞呢？”我问。

“也许是因为阳光灿烂，它很高兴啊。”儿子说。

“也许吧。”我回答。

“要不就是因为春天。”他补充说，“天不那么冷了。”

“有可能。”我说。我们继续一起观察那棵树，我也开始觉察出了树的舞蹈。看到以前未曾留意的微妙之处，我开始欣赏起树枝的起伏摇曳。它的摇动似乎有一种节奏，起先是强劲有力的，然后是轻微柔和的，再后来又变得更加强劲有力，有时候甚至是剧烈的。

“树是活着的吗？”儿子问。

“是的，”我回答说，“它们活着。”

“它们有感觉吗？”他问。

“我不知道。”我说，“为什么这么问呢？”

“因为这棵树看上去很高兴，”他回答说，“树会高兴或悲伤吗？”

“你想说什么呢？”我问。

“冬天的时候，树好像很悲伤。”儿子说，“枝条向下耷拉着，它们看上去很冷，也很孤单。但是现在树上有叶子，太阳照着它，鸟儿在飞翔，树看上去很开心。”

“我来看看。”我说。静静地，我们看着窗外。我观察了一下其他的树。尽管它们也在风中摇曳，但每棵树都有自己不同的节奏，每棵树的摇曳都似乎表达着某种独一无二的东西。并不是每一棵树都在舞蹈。

“你看那边那棵大橡树，”我说，“你觉得它怎么样呢？”

“它也很开心啊，”儿子说，“但是它不怎么跳舞。我想是因为它老了，也许它的枝条已经僵硬了，也许它不觉得看见太阳和春天有什么好兴奋的。这样的事情它见得太多了，不觉得新鲜了。”

“是啊。”我应着，心里暗自笑了。

这会儿，我已经喜欢上了这棵树。至少我感觉心中满是喜爱，不可能再把这棵树

挡在我的心门之外了。我开始琢磨，是不是这棵树在我心中激起了这种感觉？抑或，这棵树只是像风一样，激发了我心中已有的一种感觉，就像风在树中激起了回应一样？

“你真的觉得这棵树是在跳舞吗？”我问儿子。

“不知道。”他回答。

“不知道？”我很惊讶，他突然不那么确定了。

“如果它是在跳舞，”他说，“它应该需要音乐。”

“哦，我明白了。”我说，“它应该是需要音乐的。”

他接着说：“但是也许音乐就在风中。也许风中有一种只有树才能听得见的音乐。”

“是的，儿子。”我说，“也许风中有一种只有树才能听得见的音乐。”

我开始想象有一些科学家，他们用耳朵和仪器来捕捉风的音乐，倾听风的变奏。

儿子打断了我的思绪。

“爸爸！”他说。

“怎么了，儿子？”

“我不是很喜欢学校的老师。”

然后我们站在窗前谈论了一会儿这个话题。尽管不是很肯定，但我有一种感觉，树在看着我们。我很想知道，我们三个——树、儿子和我——是否分享了这一时刻的满足。

二十四番花信

宗璞

今年春来早，繁忙的花事也提早开始，较常年约早一个节气。没有乍暖还寒，没有春寒料峭。一天，在钟亭小山下散步，忽见，乾隆御碑旁边那树桃花已经盛开。我常说桃花冒着春寒开放很是勇敢，今年开得轻易不需要很大勇气，只是衬着背后光秃的土山，还可以显出它是报春的先行者。迎春、连翘争先开花，黄灿灿的一片。我很长时期弄不清这两种植物的区别，常常张冠李戴，未免有些烦恼，也曾在别的文章里写过。最近终于弄清。迎春的枝条呈拱形，有角棱。连翘的枝条中空，我家月洞门的黄花原以为是迎春，其实是连翘，这有仲折来的中空的枝条为证。

报春少不了二月兰。今年二月兰又逢大年，各家园子里都是一大片紫色的地毯。它们有一种淡淡的香气，显然是野花的香气。去冬，往病房送过一株风信子，也是这样的气味。

榆叶梅跟着开了，附近的几株都是我们的朋友，哪一株大，哪一株小，哪一株颜色

深，哪一株颜色浅，我们都再熟悉不过。园边一排树中，有一株很高大，花的颜色也深，原来不求甚解地以为它是榆叶梅中的一种。今年才知道，这是一棵朱砂碧桃。“天上碧桃和露种”，当然是名贵的，她若知我一直把她看做榆叶梅，可能会大大地不高兴。

紧接着便是那若有若无的幽香，提醒着丁香上场了。窗下的一株已伴我四十余年。以前伏案写作时只觉香气直透毫端，花墙边的一株是我手植，现在已高过花墙许多。几树丁香都不是往年那种微雨中淡淡的情调，而是尽情地开放，满树雪白的花，简直是光华夺目。我已不再持毫，缠绕我的是病痛和焦虑，幸有这光亮和香气，透过黑夜，沁进窗来，稍稍抚慰着我不安的梦。

我们为病所拘，只能就近寻春。以为看不到玉兰和海棠了。不想，旧地质楼前忽见一株海棠正在怒放，迎着我们的漫步。燕园本来有好几株大海棠，不知它们犯了何罪，“文革”中统被砍去，现在这一株大概是后来补种的。海棠的花最当得起花团锦簇这几个字。东坡诗句“只恐夜深花睡去，故烧高烛照红妆”，照的就是海棠。海棠虽美，只是无香，古人认为这是一大憾事。若是无香要扣分，花的美貌也可以平均过来了。再想想，世事怎能都那么圆满。又一天，走到临湖轩，见那高松墙变成了短绿篱，门开着，便走进去，晴空中见一根光亮的蛛丝在晃动，忽然想起《牡丹亭》中那句“袅晴丝吹来闲庭院，摇漾春如线”。这句子可怎么翻译，我多管闲事地发愁。上了台阶，本来是空空的庭院，现在觉得眼睛里很满，原来是两株高大的玉兰，不知何时种的。玉兰正在开花，虽已过了最盛期，仍是满树雪白。那白花和丁香不同，显得凝重得多。地下片片落花也各有姿态，我们看了树上的花，又把脚下的花看了片刻。

蔡元培像旁有一株树，叶子是红的，我们叫它红叶李，从临湖轩出来走到这里，忽见它也是满树的花。又过了两天，再去询问，已经一朵花也看不见了。真令人诧异不止。

“我一生儿，爱好是天然。”花朵怎能老在枝头呢。万物消长是大自然的规律。柳絮开始乱扑人面。我和仲走在小路上，踏着春光，小心翼翼地，珍惜地。不知何时，那棵朱砂碧桃的满树繁花也已谢尽，枝条空空的，连地上也不见花瓣。别的花也会跟着退场的。有上场，有退场，人，也是一样。

父亲、树林和鸟

牛 汉

父亲一生最喜欢树林和歌唱的鸟。

童年时，一个春天的黎明，父亲带着我从滹沱河岸上的一片树林旁走过。

父亲突然站定，朝幽深的雾蒙蒙的树林，上上下下地望了又望，用鼻子闻了又闻。

“林子里有不少鸟。”父亲喃喃着。并没有看见一只鸟，并没有听到一声鸟叫。我茫茫然地望着凝神静气的像树一般兀立的父亲。

父亲指着一棵树的一根树枝对我说：“看那里，没有风，叶子为什么在动？”我仔细找，没有找到动着的那几片叶子。“还有鸟味。”父亲轻声说，他生怕惊动鸟。我只闻到浓浓的苦味的草木气，没有闻到什么鸟的气味。

“鸟也有气味？”

“有。树林里过夜的鸟总是一群，羽毛焐得热腾腾的，黎明时，所有的鸟抖动着